

韓國高麗時代佛教經文書法之探討

趙太順*

摘要：

在韓國三國時代，書法大多流行於王公貴族、士族以及僧侶之中，因研讀佛經及抄經之必要，所以這些人必須會寫漢字。而後中國的漢字在經過三國、統一新羅（含後三國）、高麗及朝鮮初的大量使用，成了通用的文字，漢字不僅是承載意義的符號，同時也是美感體驗與展現的對象，寫書法成為士人階級的閒暇活動之一；韓國的書法形式自然地受中國的陶染，連帶的韓國佛教僧侶也因此受到中國書法的影響。早期一般士人傳授佛教經典，皆用手抄寫，後來由於廣大信徒的需求，開始加入木刻及鉛印書法，故而僧侶中不乏有寫字的高手。

高麗的佛經延續於唐代的楷書風尚，大多為楷書風格，可以說十二世紀前的佛經大部分是楷書，即便是木刻版或鉛印版本也多為楷書。高麗的寫經風氣，最久遠可追溯到 1006 年穆宗之母，千秋太后皇甫氏和外戚金到陽，一起發願的「金字大藏」。當時寫經的書法家是崔成朔，受到當代書寫風尚的影響，自然也是楷書的書風。

研究高麗時代佛經主要的書法史料，大多藉由「石文、寫經、大藏經」來了解整個朝代的書法脈絡。本文擬透過現今由韓國國家保存的高

* 佛光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麗時代之國寶佛經，及寶物佛經來解析當代佛教書法的概況。

關鍵詞：高麗王朝、佛經抄寫、書法風格

The Study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Calligraphy in the Goryeo Dynasty of Korea

Joh, Tae-son*

ABSTRACT: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of Korea, calligraphy was mostly popular with aristocrats, scholars, and monks. Out of the necessity of studying and transcribing Buddhist scriptures, these people must learn to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After massive usage through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Later Silla (post Three Kingdoms), Goryeo, and early Joseon Dynasty, Chinese characters achieved its popularity. They were not only signifiers of meaning but also objects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display. Chinese calligraphy writing became one of the leisure activities among scholars. Naturally, Korean calligraphy was influenced by China, and consequently Korean Buddhist monks were also influenced by Chinese calligraphy. Early scholars transcribed Buddhist scriptures by hand. Later, because of the wide demand of believers, woodcut and letterpress printing calligraphy were added. Therefore, some Buddhist monks were excellent calligraphers.

Goryeo Buddhist scriptures followed the regular script (kai) style of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oGuang University

Tang Dynasty of China. Most Buddhist scriptures before the twelfth century were in the regular script, including the woodcut or letterpress printing versions. The fad of transcribing Buddhist scriptures of Goryeo can be traced back as far as 1006, when Queen Dowager Cheonchu (mother of Mokjong) and Kim Chi-Yang made a vow to complete the Tripitaka, transcribed by calligrapher Choi Soung-Sag with gold ink, also in the style of regular script.

The study of the calligraphy of Goryeon Buddhist scriptures is mainly based on stone texts, scripture transcriptions, and the tripitaka, to comprehend the context of the calligraphy of the whole dynasty. This article aims at analyzing Goryeon Buddhist calligraphy through the national treasure of Buddhist scriptures preserved by the country.

Keywords: Goryeo Dynasty,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cription, calligraphy style

一、前言

抄經是佛教修行的方法之一，書法也是修身養性的一種方式，中國古代王公貴族、文人雅士、僧道名流之中，不乏精於書道者，受中國文化影響的韓國亦然，目前所存韓國國寶中，即有許多抄經的書法作品，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出韓國的佛教信仰概況，也能瞭解韓國的書法樣貌，是珍貴的文化資產，雖然作者是無名的書法家，卻更可從這些首抄經書中看到韓國書法普及的樣貌。與有名的韓國書法家比較起來，無名書法家雖不似著名的書法家有自己的喜好與風格，但無名書法家代表的是普遍流行的書風，也自然透顯著國家之江山氣象。王羲之言：「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¹書法的氣勢固然藉由書寫者的涵養與功夫展現，另一方面一國的江山氣象也影響著一國的人心，書之氣既然同混元之理，也就能反應國家之氣，因此民間書法家的書法，常常表現出國家氣象，本文討論高麗時代佛經抄寫的書法，除了注意其中的名家書風外也探討與當時國家國力之間的關係。

而要瞭解高麗時代佛教佛經抄寫的盛況，及其當時國家的風尚，就必須了解韓國高麗時代與佛教之淵源。首先韓國與佛教結緣甚早，在朝鮮半島三國²中，佛教雖最早由高句麗引進，但在新羅的發展卻是較為興盛。不過佛教在韓國境內，能在國家社會各層面都俱深遠影響的，則是承襲新羅朝代後的高麗時代；再者佛教引入後就須有據點，始方便傳教，因此就有建寺之必要。

¹ 王羲之〈記白云先生書訣〉，收於黃簡編輯《歷代書法論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頁34。

² 朝鮮半島三國時代是朝鮮半島427年到660年之間，高句麗（前37-668）、百濟（前18-660）、新羅（前57-935）三國鼎立的歷史時期。4世紀時，佛教傳入朝鮮半島，一度成為三國國教。

相傳東漢明帝（28-75 在位）在洛陽創立白馬寺，為中國有佛寺之始，韓國有佛寺之始是高句麗小獸林王（371-384 在位）為順道、阿道兩位佛僧創立尚門寺³及伊弗蘭寺。

小獸林王五年，春三月，始創尚門寺，以置順道，又創伊弗蘭寺，以置阿道，此海東佛法之始。⁴

接著佛法能廣為大家接受，有力人士的推波助瀾，更是起了莫大的護持之功。由於高麗王朝太祖王建（918-945 在位）篤信佛教，因為他深信如果沒有憑仗佛力，高麗的建國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力護持佛教，並訂下信佛事佛的訓要和規章。也因為這個緣故，促使全國百姓大多篤信佛教，不管處於逆境或順境，佛教就成了最有力的救贖良方，為因應大眾的需求，自然就缺不了佛經。而在印刷尚不普及的年代，手抄經書就成了最佳捷徑。

今保存韓國高麗王朝的書法真跡最多的是寫經，大多數是無名書法家的寫本，顯見佛教在當時不分階級都已深入人心。從事抄經乃為接觸佛教的媒介之一，而抄經的結果無疑帶動了書法的進步，更是將書法推成了一股新興的潮流。當時王室的大力推動，使得佛經更廣為流傳。

除手抄經外，為了廣大的民眾需求，最後也演變了以木板刻佛經的大量製作方式。991 年第一次由北宋皇室送高麗王室 120,000 多頁的漢文佛經木刻本，十年後高麗王室命令以宋版本樣式製作木刻版本，亦即 1011 年高麗王室大規模出刊用韓紙印佛經書冊。此後也在高麗王室發現第二次由北宋皇室送來，在中國發現梵語佛經翻譯成漢文的佛經；北宋

³ 《海東高僧傳》，「省」，壽「尚（省）」。（T 50,no.2065,p.1016,a6-15）

⁴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卷 18，城南：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6，頁 82。

皇室第三次送來的佛經，是北宋以前歷代中國皇室的翻譯本。而高麗從 1011 年到 1087 年木板刻的佛經《大藏經》，卻是在 1232 年契丹入侵時發生火災燒毀。13 世紀高麗王室再次製作木板佛經《大藏經》，現存韓國法寶寺廟陝川海印寺，⁵是目前漢文木板佛經中保存最久的（近 800 年）。

木板刻經的大量印刷佛經後，更促使百姓們方便取得佛經抄寫，也成為各種佛經中手寫抄經的普遍化。現今留存最多的作品也是手抄經，而高麗時代手寫抄經之盛行，跟中國抄經自然有極大的關係，下文將討論之。

二、中國抄寫經書概況

在中國現存佛教最早實物，是上世紀初日本大谷探險隊，在新疆土峪溝石窟發現的佛經抄本，竺法護譯《諸佛要集經》殘卷（旅順博物館收藏）。卷末題記稱：

□康二年正月廿十二日月支菩薩法護手執□□口授聶成遠和上
弟子，沙門竺法首筆□□今此經布流十分載佩弘法速成□□元康
六年三月十八日寫記⁶

這段記述表明《諸法要集經》是在西晉惠帝元康二年（292）由竺

⁵ 海印寺，是韓國最著名的三大寺院之一，建於統一新羅時期的哀莊王 3 年（西元 802 年），由順應、利貞兩位大師所創建，亦是韓國的法寶宗刹，同時號稱為「海東第一道場」，為大韓佛教曹溪宗第十二教區本山及綜合修行的叢林道場。它是闡揚華嚴教義的佛寺，海印寺的寺名來自《華嚴經》中的「海印三昧」，高麗建國後，被指定為國刹。

⁶ 中田次郎，《六朝寫經集》（東京：二玄社，1964），頁 66。

法護翻譯，後來有人抄寫，並用著極佳的書法技巧留下印記。這件實物確切反映了中國佛教早期的抄經風氣。可以推測，當時佛教寫經應當是領導了書法藝術的潮流。⁷

中國佛教的發展同時帶動了寫經的風潮，這和佛經中鼓勵人們寫經是十方諸佛所尊重，也是一種功德有關聯，如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佛陀囑咐流通經典說：

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若欲學六波羅蜜，欲深入諸佛智慧，欲得一切種智，應受持般若波羅蜜，讀誦、正憶念、廣為他人說，亦書寫經卷，供養、尊重、讚嘆、香華乃至伎樂。何以故？般若波羅蜜是過去、未來、現在十方諸佛母，十方諸佛所尊重故。⁸

在此佛陀明白指出欲得一切種智，應持受佛法的智慧，而經典即是佛法智慧的集結，書寫經卷是心、手、意傾注於佛法智慧，是三合一的持受佛法智慧的活動。

又如《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護法品第十》提及：

釋迦如來滅度之後，隨有是經流布之處，若有聽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經卷，乃至一偈一句一字，而其國主一切惡事即得消滅。所有樹木、穀米、藥草，四大天王降施甘露，而以益之。國土王法悉得增長，鄰國惡王勤求和同，各各自生喜心慈心。一切諸天佛弟子者悉來擁護如是國土，王子、夫人及諸大臣，各各生於慈愍之心。穀米豐熟食之無病，亦無鬪訟兵革不起，無諸惡獸及惡風雨，遠離一切過去惡業。若諸眾生有女業者，現受生受及以後

⁷ 孫昌武，《中國佛教文化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617。

⁸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7〈法尚品〉，《大正藏》第 8 冊，頁 423 下。

受，即能令滅除五逆罪。謗方等經及以聖人，犯四重禁一闡提輩，其餘惡業如須彌山，悉能遠離增長善法，具足諸根身口意善，遠離惡見破壞煩惱，修集正道供養諸佛，具足善法及內外事，令諸眾生壽命增長念慧成就。⁹

此經更直接說明受持、讀誦、解說、寫經卷所得的各種殊勝功德，不只於人有益，同時也利及人們生存所需的樹木穀類與草藥，使穀米豐收，社會和諧，國防安定，沒有惡獸的威脅，氣候宜人。尚且免除諸惡業，連五逆罪業都能滅除，一闡提之輩的惡業也能遠離，增長善法。聽受持、讀誦、說書、寫經之所以有諸多殊勝功德，在於經典深入人心、改變人心，各各自生慈心、喜心俱足善法之故。

《妙法蓮華經》說：「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修習、書寫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則見釋迦牟尼佛。」¹⁰《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也說：「是故汝等聞此願王，莫生疑念，應當諦受，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至書寫，廣為人說，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¹¹

因為很多經典都讚嘆寫經的功德，因此眾生寫經就得到了更多的鼓勵，不只僧侶寫經，一般百姓寫經，連同帝王也寫經，最著名的例子是關於隋文帝（581-604 在位）的廣寫佛經¹²，法琳《辯正論》裡，記載著：

⁹ 《大方等大集經》卷 21〈寶幢分中護法品第十〉，《大正藏》第 13 冊，頁 150 上。

¹⁰ 《妙法蓮華經》卷 7〈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大正藏》第 9 冊，頁 61 下。

¹¹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大正藏》第 10 冊，頁 846 下。

¹² 郭朋，《中國佛教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頁 15。

自開皇之初終於仁壽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萬人，海內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凡寫經論四十六藏，一十三萬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¹³

除寫經外，同時還「修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另外關於隋文帝廣寫佛經的事，《隋書》也有記載：

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¹⁴

《文獻通考》（卷二二六）也說「隋代佛經，民間佛經多於六經十百倍。」¹⁵總之，由於文帝廣寫佛經，以致傳於民間的佛經，遠超過於儒家的六經，佛教儼然成為隋王朝欽定的官方國教了。

接續隋文帝的廣寫佛經、重視佛經之故，因此也造就了許許多多真假假的佛經，《續高僧傳》（卷二九）裡有這樣的記載：

隋祖開皇之始，釋教勃興，真偽混流，恐乖遺寄，乃敕沙門法經，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者，五百余卷，同並燔之。惟錄正本，通數則有參萬卷。已外另生雜錄，並不寫之……¹⁶

這就是說，到了隋代，已經出現了許多偽造的佛經（其實，這種情況，在隋代以前，早已經有了），須要進行甄別、刊定了。不過，這裡

¹³ 唐·法琳撰，《辯正論》卷3，《大正藏》第52冊，頁509中。

¹⁴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35（台北：商務印書館，1981），頁492。

¹⁵ 元·馬端臨，《經籍志》，《文獻通考》卷226（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814。

¹⁶ 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29，《大正藏》第50冊，頁699。

所謂「人中造者」的偽經，顯然是中國人造的；因為汗牛充棟的佛經，其實都不過是印度人造的；真正「佛說」的，並沒有多少。隋文帝要刊「定」佛經的「真偽」，只不過是區別一下是中國人還是印度人「造」的罷了。¹⁷

宋代以後，隨著佛教整體走向衰退，僧團的文化水平及其在社會文化上的地位與作用，已不能與隋唐及其以前同日而語，不過善書法的僧侶代有其人。¹⁸ 北宋人江少虞（1131年前後在世）曾記載說：

近年釋子中多善書者。廬山僧顥彬，茂蔣善王書，關右僧孟英善柳書，浙東僧元基善顏書。多寫碑石印板，皆不下前輩。壽春僧惠崇善王書，又其次。¹⁹

書寫傳播佛教經典可說是傳教的手段之一。中國歷代僧人中出現許多精研藝術、書法高超的人，有些更是書法大家，如唐朝懷素（737—799）。另外還有寫經的書法家有：東晉王羲之（303—361）、北朝王子椿（生卒年不詳）、唐朝鍾紹京（659—746）、唐朝張旭（約 675—約 750）、唐朝柳公權（778—865）、宋朝蘇軾（1037—1101）、宋朝黃庭堅（1045—1105）、元朝趙孟頫（1254—1322）等人，這些人同樣地創造出書法藝術的輝煌業績；而十分發達的群眾性的寫經、刻經，作為書法的特殊表現形態，也有力地推動了書法藝術的普及和提高。²⁰

¹⁷ 郭朋，《中國佛教思想史》，頁 15。

¹⁸ 孫昌武，〈佛教對於中國藝術的貢獻〉，《中國佛教文化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618。

¹⁹ 江少虞，《事實類苑》，收於《僧善書》卷 52（台北：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頁 657。

²⁰ 孫昌武，〈佛教對於中國藝術的貢獻〉，《中國佛教文化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615。

唐太宗（627—649）《筆法訣》言：「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²¹歐陽詢（557—641）的《八訣》云「澄神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²²無論是收視返聽，或是澄神靜慮，都希望在書寫時心靈處於寧靜平和，空靈契妙的狀態。然而書法活動，一方面要求書寫者主動進入專一澄靜的心理狀態，另一方面卻又能自動的將書寫者的心靈帶入此一狀態，這是許多書法實踐者的真實感受，周星蓮（1818—1878）《臨池管見》言：「靜坐作楷書數十字或數百字，便覺矜躁俱平。」²³書寫佛經除了傳播經典的宣教功能外，尚有提升佛法修行境界的實質作用。

由於書法和佛法都須從「定、靜、安、慮、得」中下功夫，才能從佛教中領悟人生的真諦，從書法中體悟佛法的真意，誠如：宋代的黃庭堅所說：「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真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²⁴又如宋代黃庭堅所言：「作字須筆中有畫，肥不露肉，瘦不露骨，政如詩中有句，亦猶禪家句中有眼，須參緊乃悟耳。」²⁵佛教藉由書法創造出自己的世界。中國佛教的發展，對於書法藝術水平的創新和提升，以及在群眾裡對於書法的推動，佛教都是個重要的角色。

²¹ 李世民，〈筆訣〉，收於黃簡編輯，《歷代書法論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頁 117。

²² 歐陽詢，〈八訣〉，收於黃簡編輯，《歷代書法論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頁 98。

²³ 周星蓮，〈臨池管見〉，收於黃簡編輯，《歷代書法論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頁 730。

²⁴ 宋·黃庭堅，〈跋法帖〉，《山谷題跋》卷 4，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頁 103。

²⁵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卷 9，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頁 31。

三、高麗抄寫經書概況

在高麗時代寫經，可以說是宗教的經典，不是印刷的，而是親手寫出來的，這才叫寫經。韓國最早的手寫抄經，可以說是深受中國的影響，²⁶不論是天子、四眾²⁷、信徒都寫經，並且常是供養在佛像腹中或佛塔裡。為表虔誠及恭敬的心，佛經常是裝裱華麗，所用書寫材料，最喜金、銀泥。而高麗金、銀泥寫經中，歷史最久的是穆宗 9 年（1006）寫成「紺紙金泥大續經」。另外，對於寫經上所使用的材質為表尊貴及莊嚴，大多要求以金泥跟銀泥書寫。²⁸

²⁶ 高麗王朝（918—1392），書畫藝術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早期（918 年到 10 世紀末葉）延續古三國時期風格，主要以唐代書風為學習對象，中期（11 世紀初到 13 世紀初）學習宋代，尊崇宋代的風格，晚期（13 世紀初到 14 世紀）則為維護王權和國體，接受元代冊封的元朝風格。另一方面，近五百年的高麗王朝，與佛教有深遠的淵源，因此佛教文化亦深深影響高麗藝術。

²⁷ 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²⁸ 以此寫經現存的記載有：

（一）金泥寫經：

1. 1284 年《佛說雜藏經》
2. 1285 年《妙法聖念處經》
3. 1319 年《攝大乘論釋論》，卷 3、《佛說佛名經》卷 10、《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九頌精義論》卷上

（二）銀泥寫經：

1. 1275 年《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卷 13
2. 1276 年《文殊師利問菩提經》
3. 1278 年《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下
4. 1280 年《菩薩善戒經》，卷 5
5. 1289 年《顯識論》
6. 1289 年《正法念處經》，卷 50

因為金、銀泥是尊貴的代表，以此寫下的經書，因此也常做為餽贈之禮。相傳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高麗僧義天（1055—1101）送金泥書寫之《華嚴經》三本 180 卷至杭州慧因寺。又世所傳之《高麗大藏經》，其金泥色彩鮮豔與一般之金泥稍異，更近於銀色。而高麗寫經與其他朝代最大的不同特點，是國王發願寫經的緣由，很多時候是元朝干涉高麗內政所造成的居多。²⁹也因為因應國家的需要，自然的發展出寫經院，高麗明宗 11 年（1181），已有這個機構。後來忠烈王時，有金字院與銀字院，聘請會寫書法的師父為筆寫者，用金泥、銀泥寫成佛經。1275 年忠烈王時代，國王發願用金、銀字寫成大藏經。1281 年 3 月，承旨廉承益（？—1302）於其住家放置金字大藏寫經所；1283 年 9 月國王供養金字大藏寫經，鼓勵寫經的佛事；1289 年閏 10 月國王訪問金字院，並讚頌大藏經的完成。

高麗寫經的書法字體，大多屬楷、隸、行書。韓國佛教典籍中，大量的佛經也是用手寫傳播，普及日後修佛者讀頌、教習、傳法、教化、研究以外，更方便了薦度功德等勸善的信仰活動。

另外，寫經尚有重要的目的是：一、把佛經傳給後代；二、出家人要念經和研究；三、因為寫經是功德。高麗時代最流行的是國王自己發願的經文，委託專門寫經的和尚，這個特點是對於寫經字體會有一定的要求，以及封面和裝訂都非常講究及精美。這些師父書寫的字體就是國王喜歡的字體，封面的變相圖也做得極其精美，因為國王會有所在意。另外對於個人所發願的經文，貴族與百姓之間也有所差異。如果是貴族，有的人就會專門委託寫經的師父，但如果貴族自己可書寫，就不會仰賴他人之手。一般識字的民眾，由於寫經的需求，所以對書法自然也

²⁹ 在元代，中國政府以通婚做為維繫元朝控管高麗關係的手段之一，自元世祖忽必烈後，高麗的歷代國王幾乎都是元朝皇帝、君王的女婿。

不陌生。高麗時代與新羅時代的佛經的字，最大的差異是新羅佛經裡有武則天（624—705）所創的字，但高麗的佛經中，則已找不到武則天所創的字了；且高麗時期佛經中為尊敬天子，也避諱寫出有關宋朝皇帝與金朝皇帝的名字。

整個高麗王朝，由於篤信佛教的關係，具體的表現之一又是抄寫經典，國王對於書法字體的在乎程度，自然就會影響到高麗時代科舉選人，因此書法就是挑選人才的方法之一，書法寫得好的人，也會被挑選去寫經。像寫經院的判官崔誠（1094—1160）、金之祐（生卒年不詳）、崔彥方（生卒年不詳）、崔光鈞（生卒年不詳）、晉光仁（1128—1186）、崔證（？—1200）、權庠（生卒年不詳）。寫經主簿：金惟珪（1095—1158），以及高麗末期韓脩（生卒年不詳）善寫楷書和草書，他在忠定王（1378-1351 在位）時在政房擔任秘閣赤（必閣赤）³⁰。高麗寫經的字體是顏真卿（709—785）、柳公權、歐陽詢這三位唐朝書法家，³¹還有二位是高麗的書法家金生（711—？）與坦然（1070—1159）。這五位書家的字體，具體而言也就是木板印刷字體的基本款。

除此，寫經中最愛使用的紙張是高麗紙，在記載中 1074 年（高麗文宗 28 年）7 月，曾朝貢宋朝大紙 20 副（2000 幅）。元朝 1218 年與高

³⁰ 秘閣赤：為天子主文史者。

³¹ 韓國哲學會編，《韓國哲學史》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頁 298-301。

記載：西元 837 年新羅在中國的留學生就有 216 人，西元 840 年學成回國的留學生達 105 人，一部分新羅留學生在唐朝參加科舉考試及第後留唐任官，這些人進而把科舉制度及流行書法傳入朝鮮半島。如崔致遠、崔承祐、崔彥搆、金雲卿、金可紀等都是留唐學者。除留學生外，此時佛教鼎盛，許多僧人也從朝鮮半島而來，有名的僧侶如：唐朝時義湘大師，而宋朝則為義天大師。

麗國外交成立後，過了3年，即1221年（高宗8年）開始，就送給元朝高麗紙10萬張，1263年（元宗3年）9月、1264年（元宗4年）4月皆帶給元朝高麗紙。高麗紙的好用，在中國許多書籍裡皆有提到，如唐詩裡出現韓致《海東繹史》卷27〈文房流〉有提到韓國紙；宋朝徐競1123年《高麗圖經》卷23〈土產朝〉也提到高麗紙：「紙不全用楮兼以藤造，槌皆滑膩高下數等」。當時製造高麗紙技術雖繁複，但效果佳，深受書法人喜愛。韓國現存最久的紙，是「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這部經所使用的紙，約完成於705-751年，是楮樹做出來的。以楮樹做出來的紙，韌性、耐性、吸水性皆屬上乘，在韓國除了濟州島以外，韓國的所有地方都有楮樹。黃庭堅《山谷集》〈砥柱銘〉裡也提到高麗紙有十種，「百鍾紙」即是其中一種，陳元龍（1652—1736）「絹絲紙」、「蠶絲紙」所指的也是高麗紙，在當時還有「紙所」，是國營的手工業生產紙的地方。高麗時代所留下的手寫抄經，可以保存下來清晰可辨，可說都拜賜這些紙了。有了好的紙、筆，作品才能傳承久遠，但在當時虔誠的信仰無疑價更高。

四、國寶經書與寶物經書

1962年韓國制定《文化財保護法》，將文化財分為有形文化財、無形文化財、民俗物質、紀念建築物及傳統結構共五種。依據此法，對於最重要的文化資產應予保護，並指定為國家瑰寶、重要無形文化財、歷史性物質或自然遺跡。但大抵而言，韓國文化財對國寶與寶物的分級，要有幾項符合的要件：

1.國寶：文化財從「寶物」中，依據下列原則再審議出相關有形文化財，分別為：(1) 對人類文化、歷史、藝術、學術有重大價值；(2) 製作年代稀少、久遠；(3) 當代具代表性作品；(4) 型態、製材、品質、

用途明顯不同。

2.寶物：文化財委會從這些建築物、書籍、古文書、繪畫、雕刻、工藝品、考古資料等文化財中，審議出具歷史性、學術性、技術性、藝術性等價值的重要文物。³²目前現存的在高麗時代的經書，也是依據文化財的分類方式而定，依其年代先後探討下列國寶經書與寶物經書的現況。

(一) 紺紙銀泥《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

編號國寶 210 號，完成於 1274 年，30.4X905cm，由首爾私人所藏。來由是高麗忠烈王元年，王的發願寫成，可說是現存寫經當中最佳作品。

此經用楮樹皮染成黑色紺紙卷軸，用銀色印泥細筆寫經，本由日本岩崎家收藏，後來被信徒找回來。卷首用金泥細筆畫一具神像的變相圖，因而使卷首變得很有價值跟莊嚴，卷首捲起來之處，寫著三重大師安諦書。大師是寫經書的人，筆法以楷書書寫，文章後面寫著「至元十二年乙亥歲高麗國王發願寫成銀字大藏」。

至元十二年是高麗第 25 代忠烈王³³元年（1274），他是忽必烈的女婿，即位為王以後，為了國家，一上任就發願寫經，由高麗大藏都監完成。他發願寫很多種類的經，但這部經在保存上面非常完整，本部經因為在製造過程中寫經格式完全、有品味、技法優雅精細、保存良好，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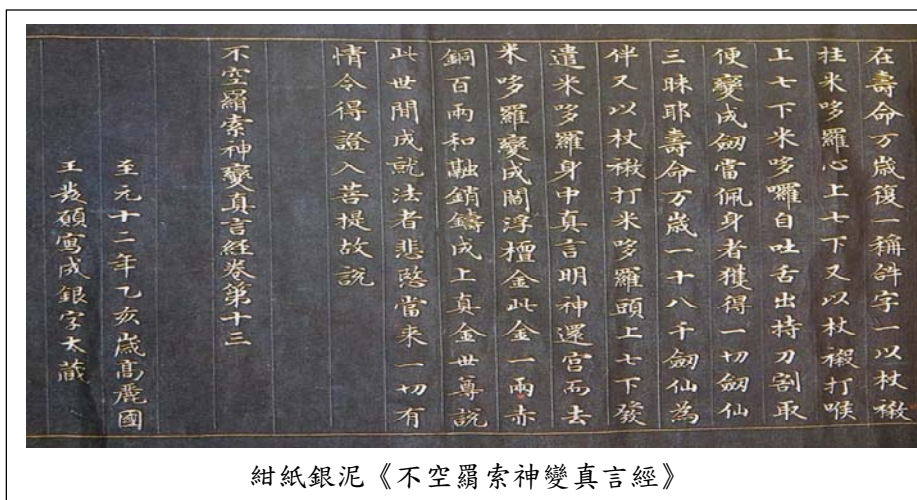
³² 문화재보호법

[시행 2015.1.29.] [법률 제 12352 호, 2014.1.28., 일부개정], 韓翻中。

³³ 高麗忠烈王（고려충렬왕；1274—1308），是高麗王朝第 25 任君主元宗

（一）初名王諶，後改名王賸。迎娶忽必烈的長女齊國大長公主忽都魯揭里迷失（即莊穆王后），成了元朝的駙馬。此後，高麗君主成為元朝的駙馬，幾乎為慣例。

軸裱竹紙張狀況都沒損壞，所以是現存佛經中最頂極良好的。



紺紙銀泥《不空羅索神變真言經》

紺紙銀泥《不空羅索神變真言經》內文記載：

「在，壽命万歲，復一稱_字，一以杖 拄米哆囉心上七下，又以杖_打喉上七下，米哆囉，自吐舌持刀，割取便變成劔，當配身者，獲得一切劔仙三昧耶。壽命万歲，一十八千劔仙為伴，又以杖_打米哆囉頭上七下，發遣米哆囉身中真言，明神還宮而去，米哆囉變成浮檀金，此金一兩，赤桐百兩，和融銷鑄成上真金，世尊說此世間成就法者，悲傷愍當來一切有情，令得證入菩提，故說

不空羅索神變真言經卷第十三

至元十二年乙亥歲高麗國王發願寫成銀字太歲」

《不空羅索神變真言經》，收錄於《大正藏》第二十冊密教部經文。唐

神龍二年（706）夏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後由他的弟子般若丘多助宣梵本，於景龍三年（709）翻譯完成；其內分為七十八品，內容為不空羼索觀世音菩薩的秘密真言觀行法門和修持功德的經典。此段文字內容，為溥遍心印真言世間品第二十一最後一段，內容言及劍仙、身中真言明神還宮而去等語，既表現此經為密宗經典，也是格義。此經書法為唐風虞世南與郭巖的風格，此時高麗因附屬於元朝，與王室聯姻，因此國家穩定社會祥和，字行端正秀麗有自信感，是當時高麗人流行的書法風格。

（二）紺紙銀泥《菩薩善戒經》

編號寶物 740 號，為 1280 年的作品，31X1.300cm，由首爾東國大學校博物館所藏。

本部經乃高麗忠烈王六年，也是王的發願寫成。此部經的發現，頗不尋常，乃是因改京畿道清源寺的三尊佛時，在中間佛像腹藏中發現。卷末寫著的記錄為「至元十七年庚辰歲高麗國王發願寫成銀字大藏」。

至元十七年時高麗忠烈王 6 年（元宗 17 年），此經文用楮皮染成黑色並用銀泥在上面書寫，卷首沒有變相圖，卷末有「至元十七年庚辰歲高麗國王發願寫成銀字大藏」，寫成的紀錄。至元十七年（1280），那年忠烈王發願，由銀字大藏都監寫成。忠烈王的發願有很多種，任何佛經都是在大藏都監裡，由出家的師父很誠意的寫出，一樣是楷書風格。這個佛經是京畿道安城君清源寺三尊佛像重新塗黃金（改金）工程，發現在中間阿彌陀佛的本尊腹藏本卷經，這個經也是來源出處最清楚的佛經。



紺紙銀泥《菩薩善戒經》

紺紙銀泥《菩薩善戒經》內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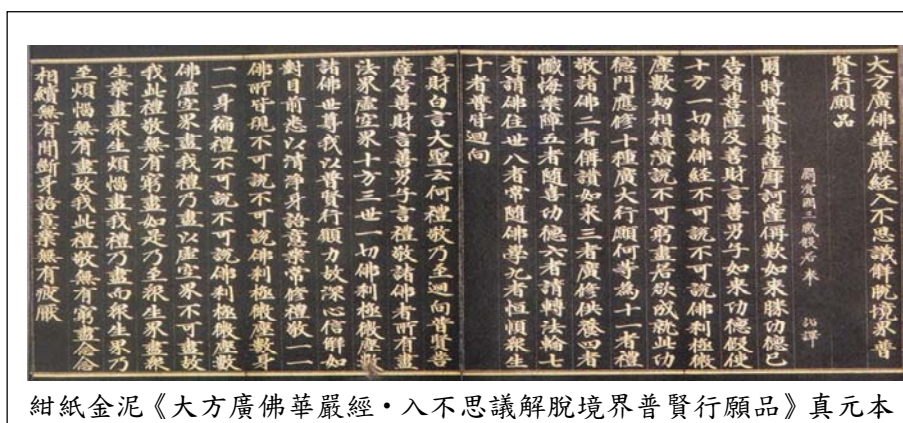
「作惡業若彼作時自終不造。眾生見已亦效不作。以善方便破壞眾生所有惡業是名隨心行有。勝有者。菩薩生時勝諸眾生。若姓若色若命若果報。果報如自利利他品說。是名勝有自在有者。修初喜行至十二行。菩薩爾時所示受身。名為自在。自在者即是願力。從性地乃至十二行。受轉輪王身自在天身。乃至阿迦尼吒天身。及過阿迦尼吒一切諸有。於諸有中得無上身。以願力業力故。是名自在有。菩薩後有者。菩薩最後身名菩薩有。具足成就莊嚴菩提。若生婆羅門種。若生刹利種。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菩薩後有。過去菩薩摩訶薩亦受如是五有。現在未來諸菩薩等亦復如是。因是五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若有菩薩修行示受是五有者。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菩薩善戒經》，一名菩薩地，九卷，劉宋求那跋摩（367－431）譯，又作《菩薩地善戒經》、《善戒經》，收於《大正藏》第三十冊。本經分三十品，詳述菩薩之種姓、發心、修行、得果、本有種子、新薰種

子等。又唯識十大論師對於種子本有及新薰之議論，即基於此文之解釋。³⁴此經的書法風格與紺紙銀泥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的書法風格相同，都是忠烈王時期的書作，顯示安穩平和的國風。

(三) 紺紙金泥《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真元本

編號寶物 752 號，於 1334 年完成，34X11.5cm，由首爾湖林美術會所藏。高麗第 27 代忠肅王（一）復位 3 年，1334 年資善大夫將作院使安賽罕，為了紀念父母訓育恩功，由個人所發願寫的經、經文書體是當時流行的松雪體，書體上首尾一貫，全體楷書。貞元本《華嚴經》卷 34 之零卷遺留下來的其中 1 帖。經摺的劈頭周圍折摺處有說法的變相圖，用金泥細筆畫畫，圖筆都是松雪體，這本是個人的發願經，不是師父所為，但作品充滿了優雅，技法精巧。



紺紙金泥《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真元本

³⁴ 佛光大辭典，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http://buddhaspace.org/dict/fk/data/%25E8%258F%25A9%25E8%2596%25A9%25E5%2596%2584%25E6%2588%2592%25E7%25B6%2593.html>。2020 年 7 月 28 日檢索。

紺紙金泥《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真元本內文：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如來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何等為十。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恒順眾生。十者普皆回向。」

《大方廣佛華嚴經》，又稱《華嚴經》、《雜華經》，乃大乘佛教要典之一。華嚴宗即依據本經，立法界緣起、事事無礙等妙義為宗旨。茲就本經之經題而論，《大方廣佛華嚴經》，係「法喻因果」並舉，「理智人法」兼備之名稱，一經之要旨，皆在此中。大，即包含之義；方，即軌範之義；廣，即周遍之義；亦即總說一心法界之體用，廣大而無邊，稱為大方廣。佛，即證入大方廣無盡法界者；華，即成就萬德圓備之果體的因行譬喻；故開演因位之萬行，以嚴飾佛果之深義，則稱為佛華嚴。

總之，大方廣佛華嚴係所詮之義理，而「經」則為能詮之言教。³⁵此斷述及若欲成就功德，須修十種願行。忠肅王的父親忠宣王（一）禪位於忠肅王，因此忠肅王即位之初，舉行萬乘法會，召 108 萬僧侶於 5 日之間燃 108 萬盞蠟燭，演法僧侶布施 100 斤白金，耗損高麗國庫，此時高麗國勢不復忠烈王時期穩定，漸衰的國勢，也可以在流行的書風上看

³⁵ 佛光大辭典，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http://buddhaspace.org/dict/fk/data/%25E5%25A4%25A7%25E6%2596%25B9%25E5%25BB%25A3%25E4%25BD%259B%25E8%258F%25AF%25E5%259A%25B4%25E7%25B6%2593.html>。2020 年 7 月 28 日檢索日期。

出變化。此經卷書體為趙孟頫的松雪體，忠宣王於元朝時，與趙孟頫甚為親厚，趙孟頫為其寫了不少書作，忠宣王回國後，將趙孟頫的書作傳入高麗，為高麗王族與士大夫所喜，蔚為一時風尚，然此寫經卷佈局緊密、字形橫窄，橫筆剛直，於秀麗嚴整的筆法間，隱含著壓迫感，反映著高麗王朝當時的隱憂。

(四) 紺紙銀泥《大方廣佛華嚴經》

編號寶物 751 號，1337 年所為，30.6X805.7cm，成保實業公司文化財團所藏。是為夫妻發願經。這部經文是高麗忠肅王復位 6 年 1337 年完成。崔安道與妻子具氏一起發願，為了已往生的父母哀悼，也為了他與妻子的功德，在紺紙上用銀色的泥書寫而成。書寫者不知其名，其中 31 與 34 卷遺留到現在。卷 31 的寫成記，由三星湖巖美術館所收藏，後來收錄成國寶 215 號；卷 34 由成保實業公司文化財團所收藏。本圖為卷 34，卷首說法變相圖金泥細畫精緻，經文以銀泥書寫，精筆銳利，書風自由開放，卷裱是金銀泥畫出來的，寶相華紋是由金泥雙線長方形裡面寫顯簽，卷軸下方圓形處寫貞字金書，裝飾得非常美麗莊嚴。



紺紙銀泥《大方廣佛華嚴經》

紺紙銀泥《大方廣佛華嚴經》內文：

「來所說教中，具足三輪，戒印有清淨，於諸戒中，獲得善巧，不由他教，能自開解。所謂隨義善巧，而能修行，隨文善巧，受持不忘。於出要道，善巧隨順，於五犯聚，善巧毀除，隨所行住，離諸犯境。於諸惡人，心常怖畏，乃至小罪亦不覆藏。於諸學處，有罪無罪，悉能了知，知如是等業之久近，墮三惡趣，復生人天。如是，菩薩善調六根，令無動亂，以是方便，住阿蘭若居，無惱害、無過難處，不親一切居人境界，不遠城邑，乞食便易，藥草滋茂，清淨泉流，遠惡禽獸，空閑寂靜，依如是處，而為居止。於所習誦，應自精勤，諷誦之時，調其氣息，聲離高下，心不外緣，專響憶持，思惟文義，離諸惛掉，止觀相應，若見大臣婆羅門等，來至其所，當於來者，起愛敬心，先意問訊，命令安坐，觀其根性。為說正法，咸令歡喜，信受修行。若見國王，應善迎奉，方便承意，作如是言，唯願大王，就此敷座。王既坐已，請其所欲，一切供給，或時彼王，心無信樂，應以善言，讚美王德，我觀大王。」

此段內文持戒清淨能改變人的心理，自然獲得善巧，再善用此善巧之心隨義理或經文，落實於修行，隨順要道，自然遠離諸多犯境，對於世間善惡因緣均能理解；亦能善調六根，選擇利於修行的環境居住，經勤習誦；亦能善巧接應國王貴族等。顯示持戒部僅有益於自身的修持，也有助於傳法弘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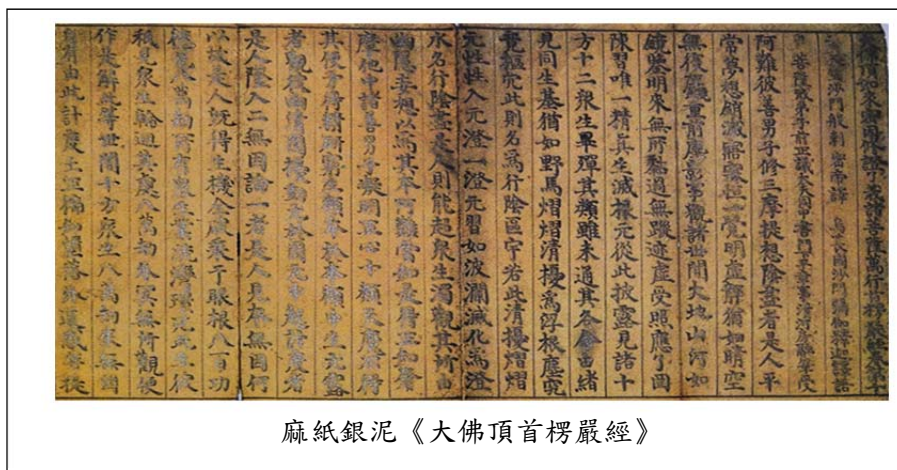
（五）麻紙銀泥《大佛頂首楞嚴經》

編號寶物 271 號，為 1356 年之作品，30.5X11.2cm，由大邱慶北大

學博物館所藏。

本經清楚看到寫經完成的年代，而且以當時不常用的麻紙寫經。是恭愍王 5 年（1356）李邦翰為了紀念往生的母親寫成的冥福經。

紺色麻紙上面用銀泥寫成的經，本來是 30 折的折帖，前面的封面已遺失，目前只剩 29 折的折帖。因為是麻紙，已經因年代久遠，銀色印泥已褪色，所以現出黑色字體的紋路。後面的封面將原來的作品貼在宣紙上，因此較厚，並在上面用印泥畫花紋。卷首沒有變相圖，直接由內體書寫本經文。在第 28 章處寫著「功德主花嚴海印寺住持大師性聰至正十六年正月日星山前直講李邦翰為亡母李氏書寫記」，可以知道高麗恭愍王時期李邦翰，為了已往生的母親李氏寫成的冥福經，卷末貼著全卷音譯，所以可以猜出來，本來有 10 卷的完本，寫經的書法字沒有很好，佈局不穩定，字形時瘦時寬，也反映此時傾斜的國力。但記錄寫成的年代非常清楚。且是用麻紙書寫完成，所以價值很高。



麻紙銀泥《大佛頂首楞嚴經》

麻紙銀泥《大佛頂首楞嚴經》內文：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陰盡者。是人平常夢想銷滅，寤

寐恒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羸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鑑明，來無所黏，過無蹤跡。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真。生滅根元，從此披露。見諸十方十二眾生，畢殫其類。雖未通其各命由緒。見同生基。猶如野馬熠熠清擾。為浮根塵究竟樞穴。此則名為行陰區宇。若此清擾熠熠元性。性入元澄，一澄元習。如波瀾滅，化為澄水，名行陰盡。是人則能超眾生濁。觀其所由，幽隱妄想以為其本。阿難當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類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窮生類本。於本類中生元露者，觀彼幽清圓擾動元。於圓元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二無因論。一者、是人見本無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機全破。乘於眼根八百功德，見八萬劫所有眾生，業流灣環，死此生彼。祇見眾生輪迴其處。八萬劫外，冥無所觀。便作是解，此等世間十方眾生，八萬劫來，無因自有。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

《大佛頂首楞嚴經》，內容敘述堅意菩薩問能否疾證菩提三昧，佛乃為說首楞嚴三昧（勇伏定）。其後舍利弗問佛三昧是否可遠離魔境，佛遂放光明，現一切魔境，而以首楞嚴三昧降伏之。³⁶此段經文提及修想陰盡有成後，即無夢境顯現，無意識所生的困擾，心如明鏡，不受陳習牽引，真性應事，對現象世界所有事物理則都清楚明晰，瞭解所有虛妄。

³⁶ 佛光大辭典，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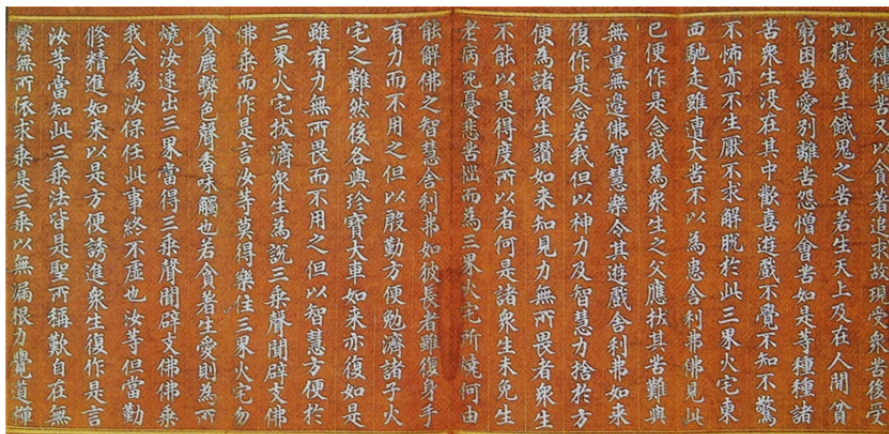
<http://buddhaspace.org/dict/fk/data/%25E9%25A6%2596%25E6%25A5%259E%25E5%259A%25B4%25E4%25B8%2589%25E6%2598%25A7%25E7%25B6%2593.html>。2020年7月28日檢索。

(六) 橡紙銀泥《妙法蓮華經》

編號國寶 185 號，完成於 1373 年，11.7X31.4cm，收藏於大韓民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本部經於恭愍王 22 年（1373），為許七清的太太權氏所供養的銀書寫經。帖裝後面的墨書痕跡，猜測應保存在道岬寺。此經是鳩摩羅什奉詔譯，用橡紙書寫成的銀泥《妙法蓮華經》共 7 卷 7 帖的完整本。帖末有「洪武癸丑四月念有四日敬誌寫記，奉常大夫知沃洲事許七清，同室安東郡夫人權氏，優婆夷權氏等人」，將佈施的人都寫在裡面，他們佈施供養的時間是恭愍王 22 年（1373）。帖的背後寫著靈岩道岬寺留傳，還有當司留傳，這兩個墨書識記，可能是供養給道岬寺然後傳到現在。

橡紙上面雙線跟界線用金泥畫，字留 6 行 17 個字的形式，用銀泥精寫，封面是金跟銀泥的花紋，很可惜沒有變相圖，是誠心誠意寫成。保存得很好，狀況佳，內容很乾淨，書風自由，特別重要的是日本強佔時期，流出到日本，後來再重新找回的文化遺產，所以更顯得珍貴。



橡紙銀泥《妙法蓮華經》

橡紙銀泥《妙法蓮華經》內文：

「受種種苦，又以貪著追求，故現受眾苦，後受地獄、畜生、餓鬼之苦。若生天上，及在人間，貧窮困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如是等種種諸苦，眾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生厭，不求解脫於此三界火宅。東面馳走，雖遭大苦，不以為患。舍利弗佛見此，已便作是念，我為眾生之父，應拔其苦難，與無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遊戲。舍利弗如來復作是念，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捨於方便，為諸眾生讚如來知見力，無所畏者，眾生不能以是得度，所以者何？是諸眾生未免生老病死憂悲苦，而為三界火宅，所以何由能解？佛之智慧，舍利弗，如彼長者，雖復身手，有力而不用之，但以殷勤方便，勉濟諸子火宅之難。然後各與珍寶、大車。如來亦復如是，雖有力，無所畏而不用之，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眾生，為說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而作是言，汝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麁弊色聲香味觸也。若貪者生愛，則為所燒，汝速出三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但當勤修精進如來，以是方便誘進眾生，復作是言，汝等當知此三乘法，皆是聖所稱歎，自在無繫，無所依求，乘是三乘，以無漏根力覺道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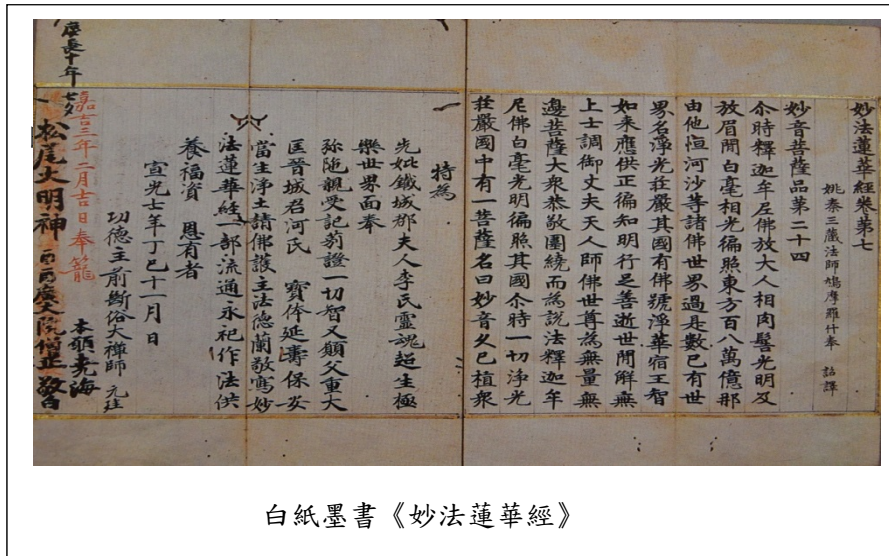
此文為《妙法蓮華經》卷二〈譬喻品〉第三，以火宅譬喻現象世界，以人父譬喻諸佛、以人子譬喻世人，世人因貪求現受苦後受地獄、畜牲、餓鬼之苦，即便生在天上或人間，也還受窮困及各種情緒之苦。然而眾生卻沒有覺察的能力，樂在其中，不知逃離。能見諸苦的諸佛，縱使有神力與智慧力，也無法解除眾生之苦，只能濟度。彰顯佛教以教育教導

眾生，免除自己所製造的痛苦，徹底斷絕生命之苦。

(七) 白紙墨書《妙法蓮華經》

編號國寶 211 號，1377 年完成，31.8 X10.6cm，由首爾湖林美術館所藏。

高麗禡王 3 年 (1388) 寫成，1443 年流到日本，保存在廣大院，1945 年解放後回到韓國。



白紙墨書《妙法蓮華經》

白紙墨書《妙法蓮華經》內文：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 詔譯

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

爾時釋迦牟尼佛。放大人相肉髻光明。及放眉間白毫相光。遍照東方百八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等諸佛世界。過是數已有世界。名淨

光莊嚴。其國有佛。號淨華宿王智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為無量無邊菩薩大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釋迦牟尼佛白毫光明遍照其國。爾時一切淨光莊嚴國中。有一菩薩名曰妙音。久已殖眾德本。

此為妙音菩薩品之首，當時的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法華會中，現大人相並從肉髻中，放出大光明，普照所有世界。又從兩眉之間，放出白毫光。照遍娑婆世界，而且照遍東方百八萬億那由他恆河沙數相等的諸佛世界，並示現淨光莊嚴國，國中有佛，為無量無邊的菩薩與大眾說法。

高麗禡王 3 年（1377）河德蘭為了先妃鐵城郡夫人李氏往生極樂，以及為了父親晉城君河氏的延壽保安，寫成的 7 卷 7 帖，用白紙墨寫經的完成本。這部經的白色紙是用品質很好、厚的楮皮製造而成。在每卷的卷首裡，用金泥細筆很纖細的手法畫出來的說法變相，接著經文在金泥絲欄裡面用流利的書法字體書寫。還有每張裱紙上下都用金泥雙線長方體框住，經文寫在其中，所以裝飾的很莊嚴華麗。

這部經何時流出日本，已不知時，但大約是在高麗末朝鮮初，1443 年日本在墨書識記當中，曾經記錄日本有個地方奉籠收藏本部經，所以推測應該差不多這個年代左右被帶走。1605 年此部經移到廣大院，光復後回到韓國。這樣的完整本全部找回來的文化遺產，加上寫成記及變相圖互相配合的精緻寫經，實屬不易且保存的狀況甚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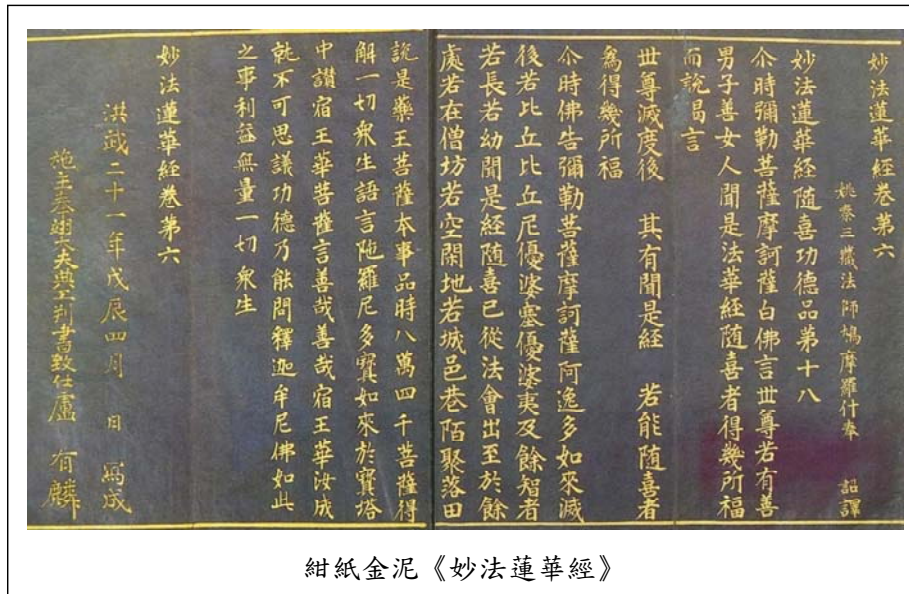
（八）紺紙金泥《妙法蓮華經》

編號寶物 270 號，成於 1388 年，34.8X10.6cm，由公州麻谷寺所藏。

高麗禡王 21 年奉翊大夫典工判書盧有麟布施後寫成的功德經。

這部經具備高麗寫經的體制，還有帖末有著帖的寫記，不過書法寫得沒有很特別，可是因為帖末有寫記，所以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寫成的

年代，即「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四月 日寫成 施主奉翊大夫典工判書致仕 盧有麟」。通過這部經可以看出，高麗禿王 14 年（1388）典工判書盧有麟供養寫成的功德經。



紺紙金泥《妙法蓮華經》

紺紙金泥《妙法蓮華經》內文：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 詔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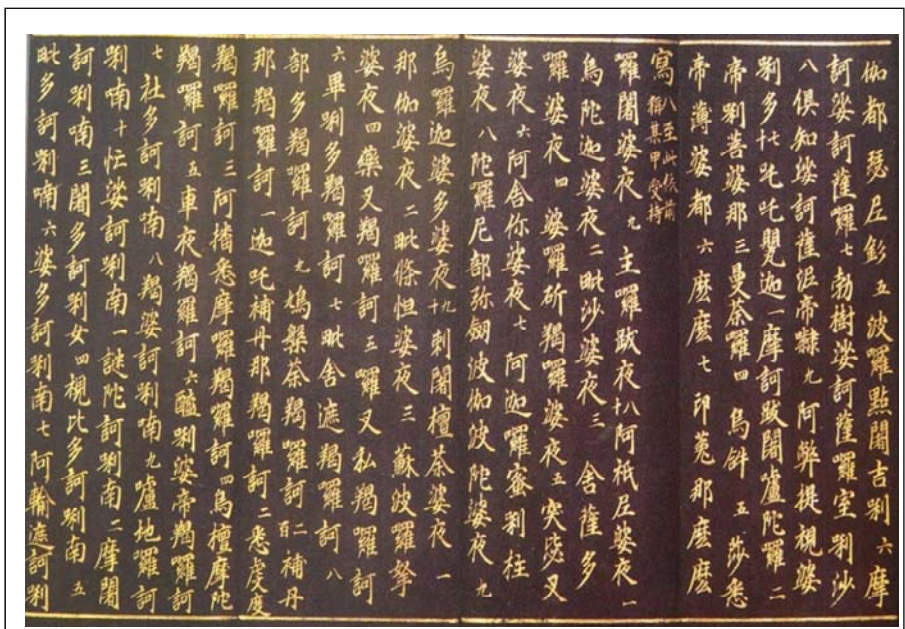
妙法蓮華經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法華經隨喜者。得幾所福。而說偈言世尊滅度後其有聞是經若能隨喜者為得幾所福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如來滅後。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餘智者若長若幼。聞是經隨喜已。從法會出至於餘處。若在僧坊若空閑地。若城邑巷陌聚落田里。

此文內容說明文經隨喜的功德，其功德不可思議。

(九) 紺紙金泥《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編號寶物 756 號，為高麗末 14 世紀的作品，31.4X11.1cm，收藏於首爾湖林美術館。



紺紙金泥《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紺紙金泥《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內文：

伽都瑟釤 波囉點 闍吉唎 摩訶娑囉 勃樹娑訶囉 室唎沙八
 俱知娑訶 帝隸阿弊提視婆唎多 吒吒嬰迦 摩訶拔闍盧陀囉
 帝唎菩婆那 曼荼囉 烏(合牛)莎 悉帝 薄婆都 麼麼 印
 菟那麼麼寫 囉闍婆夜 主囉拔夜 阿祇尼婆夜 烏陀迦婆夜
 毗沙婆夜 舍薩多囉婆夜 婆囉所羯囉 婆夜 突唎又婆夜

阿捨你婆夜 阿迦囉蜜利柱婆夜 陀羅尼 部弥劔

波伽波陀婆夜 烏囉迦婆多婆夜 刺闍檀茶婆夜 那伽婆夜
毗條怛婆夜蘇波囉拏婆夜 藥叉羯囉訶 囉叉私羯囉訶 畢唎
多羯囉訶 毗舍遮羯囉訶 部多羯囉訶 鳩槃荼羯囉訶 補丹
那羯囉訶 迦托補丹那羯囉訶 悉虔度羯囉訶 阿播悉摩囉羯囉
訶 烏檀摩陀羯囉訶 車衣羯囉訶 醯唎婆帝羯囉訶 社多訶
唎喃 羯婆訶唎喃 嚧地囉訶唎喃 忙娑訶唎喃 謎陀訶唎喃
摩闍訶唎喃 闍多訶唎 女視比多訶唎喃 多毗訶唎喃 毗多
訶唎喃 婆多訶唎喃 阿輸遮訶唎。

此內文為楞嚴咒第二會末，與第三會前部分咒語，楞嚴咒有 2620 字之多。

本部經於楮樹皮染紺色的寫經紙上，用金泥寫成的《首楞嚴經》。《首楞嚴經》卷 7 中的其中 1 卷 1 帖，由於記載寫記的本文不見了，正確的完成年代因而不得而知。可是寫經字的品質很好，書法也甚佳，卷裱很精巧的裝飾，可猜測出來大約是 14 世紀的作品，此時是高麗末期，書體筆法較為散漫，也與此時國家氣勢相符。卷首省略掉變相圖，帖末第 2 折佚失，後來以墨書補充，雖是如此，本部經仍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作品。

這些作品，顯示了對宗教極度的虔誠信仰，卻也不難看出受著佛教往生佛國的相關信念。除了祈福外，也對於已過世父母、現世父母祈願、或是往生佛土、或是身體健康的祝福，這又突顯出濃重的中土倫理色彩。但，總體而言，這些作品從而也參與創造了書法的輝煌時代。

五、結語

由高麗遺留下來的文化財產國寶及寶物經書來看，仍是脫離不了受中國的影響甚深。以流傳下來的這幾部經來看，手寫書法的形式仍是以楷書形式居多，書法的風格則偏向唐朝或宋朝的書風。由於當時寫經風氣已廣為流傳，民間高手也頗多，加以具名頁不齊或佚失，所以難以看出，由哪位擅長寫書法的大僧或才子所寫。但歸納這些經的共同特點，可以發現，以發願對象及發願目的種類來看，大抵為國家、為父母及為一切眾生發願的最多；目的多是為了國家太平盛世及眾生平安及報恩之用。歸納如下：

編號	經名	發願對象	發願目的
國寶210號	紺紙銀泥《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	高麗國王及一切眾生	為了國家太平盛世
寶物740號	紺紙銀泥《菩薩善戒經》	高麗國王及一切眾生	國王及老百姓一起平安
寶物752號	紺紙金泥《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真元本	父母的訓育恩功	報恩
寶物751號	紺紙銀泥《大方廣佛華嚴經》	父母的功德善績	報恩
寶271號	麻紙銀泥《首楞嚴經》	為了母親寫成的冥福經	報恩

國寶 185 號	橡紙銀泥《妙法蓮華經》	恭養給靈岩的道岬山	成佛
國寶 211 號	白紙墨書《妙法蓮華經》	為父母	報恩
寶物 270 號	紺紙金泥《妙法蓮華經》	為父母、君主	報恩
寶物 756 號	紺紙金泥《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為父母	報恩歡喜

從發願的對象與目的，看這些國寶的佛經抄寫，可以看出受國君信奉佛教的影響，高麗貴族與民眾著重於抄寫佛經的功德，有為國家即一切眾生所寫，目的為國家太平國王即百姓平安，或是為父母君主所寫，為父母有報恩或祈冥福，也有為自己成佛作功德。這些目的都符合佛教經典中所說的寫經功德，可見佛經的抄寫，確實反映了高麗國王與百姓對佛教信仰的認知，依從經典同時並相信經典內容。

從中國的佛教影響到高麗的佛教以來，除了佛經佛學的傳入外，在抄寫經書的作業上，也都和中國一樣，尤其是在印刷術尚未廣為流傳的年代，書法的應用最為普遍，這種由人工抄寫的方式，具有不可替代性以及獨特性，一方面呈現當時流行的書風，另一方面也自然的展現當時的國家氛圍，為更具有無法取代的研究價值。

書法弘揚了佛教經典的盛行，而佛教經典也相對的提升了書法的技藝。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會教導子弟鼓勵寫經，這種寫經的風氣，無疑的又會影響於社會各界重視書法。而各時代的書風，雖受當時與中國教流者的影響，但民間書寫者的作品，多與國家氣象相符，然而影響

最深的還是佛教，佛教是高麗朝代思想的主流，卻也造就了書法滲入宗教的特有書風。留存下來的手抄經書，更成了一門通往了解過去朝代極佳的門徑之一。

參考書目

一、藏經與古籍

- 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 8 冊。
- 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第 9 冊。
-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第 10 冊。
- 北涼·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經》，《大正藏》第 13 冊。
- 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29，《大正藏》第 50 冊。
- 唐·法琳撰，《辯正論》卷 3，《大正藏》第 52 冊。
- 高麗·覺訓撰，《海東高僧傳》，CBETA T 50, no.2065。(引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電子佛典集成》CBETA，2016 年 6 月版)
- 唐·魏徵等撰，《隋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1 年。
-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 年。
- 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台北：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 年。
-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年。
-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城南：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6 年。

二、專書

- 黃簡編輯，《歷代書法論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
- 中田次郎，《六朝寫經集》，東京：二玄社，1964 年。
- 孫昌武，《中國佛教文化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 郭朋，《中國佛教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
- 韓國哲學會編，《韓國哲學史》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 年。

三、論文

王羲之，〈記白云先生書訣〉，收於黃簡編輯，《歷代書法論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

四、網站

佛光大辭典，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http://buddhaspace.org/dict/fk/data/%25E8%258F%25A9%25E8%2596%25A9%25E5%2596%2584%25E6%2588%2592%25E7%25B6%2593.html>。2020年7月28日檢索日期。

佛光大辭典，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http://buddhaspace.org/dict/fk/data/%25E5%25A4%25A7%25E6%2596%25B9%25E5%25BB%25A3%25E4%25BD%259B%25E8%258F%25AF%25E5%259A%25B4%25E7%25B6%2593.html>。2020年7月28日檢索日期。

佛光大辭典，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http://buddhaspace.org/dict/fk/data/%25E9%25A6%2596%25E6%25A5%259E%25E5%259A%25B4%25E4%25B8%2589%25E6%2598%25A7%25E7%25B6%2593.html>。2020年7月28日檢索日期。

（責任編輯：釋宏量）